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十

明 楊士竒等 撰

灾祥

宋寧宗嘉定十年袁燮上奏曰臣恭聞紹熙二年仲春月朔疾雷震驚繼以大雪光宗皇帝惕然祗懼越六日詔侍從臺諫兩省郎官館職各條具朝政闕失以聞一時忠臣良士獻言者甚衆當世急務莫不上達可謂有

應天之實矣咎徵雖形邦本自固姦宄不作疆埸不聳豈非變災為祥之明驗歟今陛下寬仁恭儉不敢荒寧畏天之心亦已篤矣洎正月二十四日氣令甚燠及夜過半天大雷電發於都邑二十六日霰集不止通夕飛雪積於平地久而後消夫雷乃發聲蟄蟲啓户著于月令之仲春今先期而發已非其時矣雷陽也中國亦陽也雪陰也四裔亦陰也當春而雪未為害也而作於雷震之餘陽已發舒而陰忽用事不宜積而積陰盛而陽

微有邊境侵侮中國之象豈小故哉盖自殘敵竄伏汴都陛下不忍遽絶仍與通好羣盜之歸附者拒而不納流民之逃死者卻而不受故此曹皆惟我是怨而殘敵遂以我為怯糾合羣怨致死于我侵犯王畧無時無之陛下履至尊之位而見輕於垂斃之敵辱莫大焉其可以不自奮發乎虞書曰元首起哉起云者奮發之謂也元首奮發則國人莫不奮發矣深懲既往之失圖回日新之功恢張紀綱振起頹惰以伸中國之威以破敵人

之膽此所謂奮發也臣不暇遠引姑以近代之事明之金人之犯淮也兵力日强自謂長江奄忽可渡我高宗皇帝曾不少慴下詔親征敷奏其勇而益内修政事王繼先醫術之精罕見其比所以保衛聖躬者也臺諫力排其姦而籍其家貲劉婕妤寵冠後庭中外所知也一言救解繼先則斥之不旋踵張去為閹官之長驕横久矣亦以臺諫之言而投諸散地此三事者皆行於金人犯境之日敵勢雖暴而聖斷赫然此國威所以復振而

敵讎所以誅滅也人主之所為不必屑屑於細故惟能舉二三大事足以聳動天下者發憤而力行之則尊居九重而威震六合反覆手之間爾雷雪之變人皆以為陰盛陽微之故此乃皇天啓佑上聖欲以剛濟柔以威輔德而成以陽制陰之功也陛下其可不仰體天意歟光宗親遭此變敷求讜言陛下必欲銷變致祥亦宜開忠直之路以通天下之情古者孟春之月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求之如此之切蓋不

如是無以聞已過而修闕政也天災固可畏然人君修省則有其象而無其應向也陰盛而陽微今也以陽而制陰蕞爾殘敵豈能抗衡於中國哉大明中天爝火自息臣不勝惓惓惟陛下留神

十一年變又上奏曰臣聞洪範之有庶徵古人所以明天人貫通之理也於休徵則曰哲時燠若於咎徵則曰豫常燠若何謂哲明於是非之謂也何謂豫安於逸樂之謂也時者當其可之謂常者過於偏之謂人主明于

是非有如黒白必能憂勤政治必能總攬權綱賢必任而不貳邪必去而勿疑利於民者必能興之害於民者必能除之和氣所感嘉祥必應此時燠所以順之也人君安於逸豫昏而不明窒而不通舒緩而不肅寛柔而無斷朝廷之政事不能自有所施設天下之人才不能自有所進退國無定論人有離心乖氣所召災患必作此常燠所以應之也天人一理隨感而應可不畏哉陛下臨政願治不為不久而和氣有未充災異猶未弭去

年久旱河流斷絶種麥未及多而田已揚塵不可復種矣人皆憂之曰他日其可接食乎祈雪未應人情皇皇又皆曰疫癘其將作乎螟蝗其將熾乎常燠之為害如此至於冬深雨則降矣而水猶未通雪亦作矣而移時即止是常燠之流毒猶未歇也陛下早朝晚罷不殉于貨色不盤于游田無逸豫之失而有逸豫之災此豈可不推原其故歟以臣所見所謂逸豫非必貨色游田之謂當邉烽未熄戎事方殷之際而優游恬愉若四方無

虞之日真才未必能用宿弊未必能革浸浸焉日入於頹弊之域軍民愁怨無所赴愬玆非逸豫之所致歟病已深矣事已迫矣汲汲圖之猶懼不及又可悠悠乎毋以嘉祥之略應為喜而以餘災之猶在為懼肆頒明詔引咎責躬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絃易轍勇於必為人主作興於上人臣震悚於下無敢驕奢無敢耽樂朝思夕慮翼賛明主同以宗社生靈為憂何患乎災異之不消乎臣聞人主患無其志不患無其功竊覩陛下天資

之粹美聖德之純茂足以冠羣倫足以恢遠畧所以每獲面對未嘗不陳二帝三王之道每侍經幄未嘗不進憂國愛君之言誠願陛下勿自菲薄恢張志氣卓乎如古大有為之君今日常燠之災人皆以為逸豫所致臣日夜憂思不知所出何者逸豫之失人主之大戒也區區殘敵假息僑寓我有其備何患不克若因循縱弛無奮發之心而專以自守為説守不能固浸微浸弱而遂至於通和則大事去矣無可言者矣堂堂天朝而委靡

至此可不痛哉此臣所以惓惓而不自已也詩不云乎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惟陛下深思此言常以逸豫為戒
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寧宗時國子祭酒王介上奏曰羅日愿為變是下人謀
上也修好增幣而金人猶觖望是渺視我國也內批數
出是左右干政也諫官無故出省是小人間君子也皆
謂之僭一僭已足以致災變而況兼有之哉
朱熹上災異劄子曰臣竊聞今月五日夜漏方下五六

刻間都城之內忽有黑烟四塞草氣襲人咫尺之間不辨人物著於面目皆為沙土臣雖不曾親見然親舊相訪見之者多驗之數人其說如一決非虛妄臣竊思惟間者以來災異數見秋冬雷雹苦雨傷稼山摧地陥無所不有皆為陰盛陽微之証陛下雖嘗下責躬之詔出敢諫之令而天心未豫復有此恠亦為陰聚包陽不和而散之象臣竊懼焉而恐其未有敢以聞於聖聽者也蓋嘗聞之商中宗時有桑穀並生于朝一暮大拱中宗

能用巫咸之言恐懼修德不敢荒寧而商道復興享國長久至于七十有五年高宗祭于成湯之廟有飛雉升鼎耳而鳴高宗能用祖已之言克正厥事不敢荒寧而商用嘉靖享國亦久至于五十有九年古之聖王遇災而懼修德正事故能變災為祥其效如此伏願陛下視以為法克已自新蚤夜思省舉心動念出言行事之際常若皇天上帝臨之在上宗社神靈守之在旁懔懔然不復敢使一毫私意萌於其間以煩譴告而又申敕中

外大小之臣同寅協恭日夕謀議以求天意之所在而交修焉則庶乎災害日去而福禄日來矣臣不勝惓惓愛君憂國之至

理宗紹定四年都城大火尚右郎官吳潛上奏曰臣願陛下齋戒修省恐懼對越菲衣惡食必使國人信之毋徒減膳而已跡損聲色必使天下孚之毋徒徹樂而已閹宦之竊弄威福者勿親女寵之根萌禍患者勿昵以暗室屋漏為尊嚴之區而必敬必戒以恒舞酣歌為亂

亡之宅而不淫不泆使皇天后土知陛下有畏之之心使三軍百姓知陛下有憂之之心然後明詔二三大臣和衷竭慮力改絃轍收召賢哲選用忠良貪殘者屏回衺者斥懷奸黨賊者誅賈怨誤國者黜毋並進君子小人以為包荒毋兼容衺説正論以為皇極以培國家一綫之脉以救生民一旦之命庶幾天意可回天災可息弭災為祥易亂為治也

端平元年翰林學士知制誥真德秀上奏曰臣伏覩太

史奏元日立春風起乾位其占主兵丁酉之夕月犯太白亦為兵象或謂星文所主實在衛晉以此仰寬聖憂夫天道主乎華夏而本朝者中原正統之所在也天之示戒所以仁愛陛下豈為區區北敵計哉況時方用兵而占亦主兵厥類甚明可不深懼漢王嘉有言應天以實不以文然則陛下所以仰荅天戒者亦曰實而已矣何謂實本之於心則為實意修之於身則為實德推之於事則為實政有是三者應天之道得矣大學曰所謂

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夫為善而無實是謂自欺以之欺人肺肝且不可隱況天道神明而可欺乎陛下親政以來乾乾終日修身進德之誠發政施仁之目形之翰墨播之詔令無一非善是宜昊穹昭格休應狎至而清臺占驗乃若有未然者皇皇后帝厥監非遠何以致是意者應天之實陛下猶有當盡者乎夫毋不敬思無邪陛下所嘗筆之宥坐者也動靜起居真若神明之在上然後為敬之實聲色玩好真若寇讎之必遠然後為無邪

之實若敬焉而有以害之正焉而有以汩之則雖玉音
之鏗鏘時發於口金書之焜煌日接於目皆虚文而非
實也用人聽言陛下所嘗詔之百辟者也登進賢能不
徒寵其身必有以盡其材然後為用人之實開納忠讜
不徒容其直必有以行其策然後為聽言之實若賢者
固見禮而所藴未獲究諫者固見容而所陳不盡施則
雖夔龍之武相接於廷鳳皇之鳴日聞于耳皆美觀而
非實也況名曰卹民而凋瘵如故未聞實惠之有加名

曰察吏而汙濁如故鮮以實廉而自勵至於財匱而弗贍幣輕而不行師徒喪於犇潰舟楫壞於轉輸凡若是者皆未聞經理之實敵人狡焉日伺吾隙設有不幸如占書所云其將何以應之乎天佑皇家豫形警告至惓惓也伏惟陛下深體上天仁愛之意凡其本之心脩之身推之於事者必使無一非實而去其所謂文具美觀者上帝監臨必垂眷佑所以延洪國命銷弭兵菑當有潛格於冥冥之中者矣臣竢罪禁林蒙恩寖厚因人事

以推天意常切隱憂故不敢避犯顔之誅僭陳苦口之戒仰祈叡察

廣東經畧安撫使崔與之上奏曰比年以變故層出盜賊跳梁雷雹震驚星辰垂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而兩見豈數萬户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凛凛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又曰戚畹舊僚凡有絲髪寅緣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

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盖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寧無玷乎

三年工部侍郎李心傳上奏曰臣聞大兵之後必有凶年盖其殺戮之多賦斂之重使斯民怨怒之氣上干陰陽之和至於此極也陛下所宜與諸大臣掃除亂政與民更始以為消惡運迎善祥之計而法敝未嘗更張民勞不加振德既無能改於其舊而殆有甚焉故帝德未

至於罔懲朝綱或若於多紊廉平之吏所在鮮見而貪利無耻敢於為惡之人挾敵興兵四面而起以求逞其所欲如此而望五福來備百穀用成是緣木而求魚也臣考致旱之由曰和糴增多而民怨曰流散無所歸而民怨曰檢稅不盡實而民怨曰籍貲不以罪而民怨凡此皆起於大兵之後而勢未有以消之故愈積而愈極也成湯聖主也而桑林之禱猶以六事自責陛下願治七年於兹災祥饑饉史不絶書其故何哉朝令夕改靡

有常規則政不節矣行齋居送畧無罷日則使民疾矣陪都園廟工作甚殷則土木營矣潛邸女冠聲焰滋熾則女謁盛矣珍玩之獻罕聞郤絶則苞苴行矣鯁切之言類多厭棄則讒夫昌矣此六事者一或有焉猶足以致旱願亟降罪巳之詔修六事以回天心羣臣之中有獻聚斂剽竊之論以求進者必重黜之俾不得以上誣聖德則旱雖烈猶可弭也然民怨於内敵逼於外事窮勢迫何所不至陛下雖謀臣如雲猛將如雨亦不知所

以為策矣帝從之
監察御史吳昌裔上奏曰臣聞天運常新而無窮人情循舊而難變陛下即位以來坐受春朝凡十二正朔矣天地變化歲月推移光景常新事會無極乃以更新之意嚮復還往昔之規撫虗老流光浸渝初志上恬下翫甚可惜也邇者十二月壬子雷甲寅洊雷越正月巳未大雨雪辛酉又雪視魯隱八日之災孰甚八月敵寇蜀十月寇襄十一月圍黄視漢陽諸姬之禍為慘天變如

此外患如此此正陛下君臣滌舊而圖新之時也然臣仰窺聖德妄議朝政私竊有惑焉陛下本心清明向也韜晦於逸欲今緝熙典學君德宜日新矣然妃后之閫妙麗交進王侯之邸錫賚頻煩則恭儉之德不加乎舊陛下八柄予奪向也牽制於權姦今垂拱親事君權宜作新矣然貂璫之長間通外庭羽衣之嬖時干私謁則總攬之權不加乎舊州縣貪黷之根皆故相遺種也而時異事殊餘孽復起猶回護於舊惡而不衰天人乖異

之證皆故王厲氣也而日邁月征烝嘗缺祀猶藏宿於舊怨而不釋舊染之俗貴咸新也舊邦之命欲維新也今細微節目時有一新之功而大本大端脫然未變于舊是豈明德新民之極乎往者權臣三十年用人多出私意每欲用一私昵則必參以公議一人謂之帶過更化初無此弊也近日除授率乖素望往往蘭艾同進而不皆一色純正之人則除吏復循其舊往者權臣每臺諫月課多出風諭及意有所覆護則言又寢而不行謂

之收起更化初無此弊也近日臺疏率多浮沉往往風采銷沮而常有危疑引去之意則玩諫復仍其舊陳升之引閩人吕頥浩引山東人薦士而私其鄉黨此舊轍也今著廷之官督府之屬左右互擬其一何以兼攬天下之才趙雄多用蜀人王淮多用浙人選才而偏於鄉舊此故態也今執政之名説書之置東西並用其二何以旁招四方之彦夫使親舊而皆賢固所當用也鄉人而皆善固不當棄也然陶陶日新曽幾何時而昭昭然

立的復尋舊武此豈至公血誠之心哉然則剥爛而復鼎否而新亦在君相加之意而已建炎四年正月雷雨再見是爲烏珠過江之應髙宗謂輔臣曰朕與卿等宜共脩德以實應天此陛下新德畏天之法也紹興辛巳正月雷雪交作是爲金兵臨江之證王十朋遺陳康伯書曰相公居燮調之任當進賢退不肖以弭天變此宰相新國正君之事也臣願陛下濯去舊見以來天下之善大臣改紀舊習以公天下之聽用人必惟其賢毋使

邪黨乘間而錯起聽言必從其是毋使公論被厄而不
伸養君心之源常戒謹危機以扶天理清政本之地務
力行好事以順人心惜陰愛日惟新是圖如此而天怒
不回民恫不懌外患盜賊不屏息臣甘伏妄言之誅
昌裔又論四陰之證狀曰臣竊見立秋以來常陰為沴
先一日大雨雹越翼日暴風至霪雨不止至于旬時蚕
禾壞於垂成晚稻傷於既穎豐穰之候轉而凶荒將恐
害于粢盛無以供我軍實又聞天目一帶洪浸漂流水

冒近畿是殆為兵為饑之證占書曰雨雹陰脅陽也霪雨陰干陽也方金火之交而厥罰常雨此非陰盛陽微之故乎夫臣者君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小人者君子之陰也四裔者中國之陰也且自聖上攬權之後固無昔日擅命之臣惟威令積弱不能以運掉三邊紀綱浸頹不能以操制諸將習強者方命怙寵者玩威第功賞者多肆於誕誣報軍書者輙輕於狎侮偏裨擅離部伍而不知有國法士卒敢淩州縣而不知有朝廷積是強

形漸不可長此非將帥之權太盛乎方國步艱難之日正君心恐懼之時而道路流言竊議聖德謂宮庭燕飲頻為過差閤分妃嬪多著位號知書近侍以竒巧而移上意私謁褒民以險陂而通外交甚至外廷之除授或倚於幽陰帥柄之請求輙通於中禁羣於柔道職是厲階此非女寵之謁太勝乎端平人才之盛藹然有小元祐之風不一二年初意漸變君子則厭薄以為無益小人則愛惜以為有才三凶囑託以潛歸二孽僥覦而再

起不惟昔之所斥者復乘隙以求進而今之所擯者亦旋踵而得遷旁啓多門自塞正路此非舊人復用之漸乎蒙古憑陵中夏蓋非殘金之比初犯蜀口五郡為墟繼犯荆襄十州如燬將士征行而不得卧婦子流徙而不得歸欲戰則窘事力之不强欲和則慮情欵之未實又況唐鄧均陸之寇導之以扣江泰犨松維之族誘之以斡腹内外受敵殊可寒心此非敵國竊發之證乎凡此四端是皆陰類事形於下則變見於天證象孔昭警

戒甚至陛下代天作子者也所宜昭德塞違以回滄怒之威大臣佐理陰陽者也所宜開誠布公以消乖沴之氣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消長之機正宜凛凛今大昕坐朝間有特不視事之文私第謁假或有時不入堂之報上有耽樂慆逸之漸下無協恭和衷之風在内則嬖御懐私以為君心之蠧在外則弟子寡謹以為朝政之累游言噂沓寵賂彰聞欲以此銷爍羣慝呼吸太和得乎昔建炎三年六月隂雨不止髙宗罪己

求言宰執引咎求去郎官以上皆許言朝政闕失時中書舍人李陵以三陰之説應詔謂能制將帥爲德之剛能抑宦寺爲德之正御史中丞張守亦以三陰之説抗疏願嚴恭寅畏以修其德更選任輔弼以修其政上下動色祗畏明威卒扶炎精之光以基中興之盛皆自高宗君相一念抑畏中來也臣愚欲望陛下仰繩祖訓顧諟天明遠聲色戢宦寺以清宅心之源進忠良斥姦回以公用人之柄宣明典章以申御將之法謹固封守以

嚴備敵之防而二三大臣各一乃心各和乃政通宮中
府中為一體毋使陟罰之異同合在邊在廷為一家毋
使細大之偏重如此君臣合德中外革心未有不轉災
眚而休祥易陰蒙而暘霽天下事變亦當陰消潛弭而
不足憂矣臣不勝拳拳
嘉熙元年火災右司郎中趙必愿應詔上封事曰開邊
稔禍之刑牽制而未行激變棄城之戮姑息而未舉荆
襄淪没祖宗之基業莫能保淮蜀蹂躪赤子之寃寃無

所依履畝之令下而加以抑配稱提之法嚴而重以告許民無盖藏每有轉壑之憂士不宿飽常有思亂之志又曰臺諫給舍骨鯁之論莫容左右便嬖浸潤之言易入春夏常享瀾略於原廟之尊節鉞隆恩殷勤於邸第之貴又曰必也正故相專國之罪嚴貪夫徇貨之誅思室鬼髙明之瞰先編氓後親貴去木妖競治之釁尚堅固革奢華戒宮殿無度之燕酣節内庭不急之營繕必愿為宗正少卿因轉對上言曰中才庸主惟其無所

知覺故言不可入而敗已隨之陛下作敬天之圖朝夕
對越謂宜天意可回而熒惑失度欝攸煽災迫近禁門
幾燬左藏烟埃方熄白晝隕星貫日之虹脅陽之雹疊
見層出陛下觀時察變何由致此今日之事動無良策
惟在側身修行祈天永命而已
淳祐五年侍左郎官徐元杰進故事曰高宗皇帝聖政
建炎四年正月庚申上曰昨雷聲頗厲晉志以雷發非
時為女主顓權君弱臣强四夷不制所致朕與卿等宜

共修德以實應天癸亥上曰昨日雷再發聲今日方二
月節要之亦非時也晉志所占無異惟發頻者應速耳
臣聞雷者陰陽交會而成聲動於震宫之中收於兑
澤之後時當發聲則為天之號令所以驚百蟄而榮
萬物也不當發而發皆非時之災陰抗乎陽之所致
夫天時人事同一脉絡有是氣必有理故於理微有
不順而氣之所應舛逆從之矣有如春陽方動之初
和氣猶未洽也雷已驚遠而懼邇此豈非天之所以

仁愛人君黙寓其所謂扶持全安之道也歟高宗皇
帝建炎四年正月庚申以雷聲頻厲而推晉志以明
之愳女主之專擅愳君弱而臣强愳四夷之不制惻
然聖訓詔告在廷必曰朕與卿等宜共脩德以實應
天是盖遇災知愳切切於實德之交修而不敢泛泛
然以文具相蒙也越三日而節應驚蟄矣雷再發聲
聖心恐愳有加無已又必曰要之亦非時也又謂與
晉占無異而申之以惟頻發應速之言此豈非我烈

祖克謹天戒之盛美乎今陛下帝學時敏聖敬日躋法祖欽天夙夜匪懈乃者奮雷霆之斷開日月之明政化於是乎作新家國於是乎齊治華夷於是乎鎮服未必有晉志所占之患而聖心寅畏宸札渙頒以為雷發非時朕心祇懼避殿減膳詔求直言凡可以應天銷變者若不能以終日蓋與烈祖所謂修實德以應天者同一軌轍臣又何所容其喙然臣聞之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

道曰仁與義蓋陰陽以氣言天所以覆乎地也故雷聲為天之號令柔剛以質言地所以承乎天也故雷之出地者有時焉仁義以德言于以見人為天地主當自淵嘿雷聲者驗之始知貫三極一道爾故乾元為萬善之長惟剛健而不息所以包四德而為仁坤順而承天之所為惟敬以直內而後義以方外德不孤矣自昔君天下而立之極必曰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蓋主宰之道惟定而能靜則大中至正之理

隨寓而無所轉移故知仁主乎剛則寛而有制動而有勇理足以勝欲公足以滅私又必以姑息拘攣者為戒而不至或牽於小不忍之情而害大體之正矣知義主乎敬則所由者漸所辨者早尊足以統卑内足以攘外又必以窺伺間隙者為慮陰有以消未形之患而合時措之宜矣夫仁義立人之要道也凡陰陽剛柔之氣質莫不由是而兼統自昔君臣上下所以交修其實德而不敢為應天之文具者蓋審諸此

而已不然剛不足以制欲義不足以勝情則是陽為陰所抗凡晉志所占之象皆陰類也故曰陰疑於陽必戰可不畏哉可不戒哉

元杰又上奏曰恭惟皇帝陛下貴為天子心與天通動一念慮之微有善不善休咎之證即緣而起常若與天靈密相周旋況顯而視聽言動之敬肆其有不關於慘舒之證者乎邇者亢陽為沴陛下齋心屢禱有感必通臣每侍清光陛下不鄙臣愚必垂閔雨之問臣之所奏

嘗及於天之所助者順欲陛下驗之五事之間玉音曰俞曾無難色此宗社生靈之福也臣聞天理與人事同一脉絡五事與庶徵相為影響視聽言貌皆主於思而思必無邪則事事皆敬敬與不敬休咎關焉然則人主欲回咎徵而為休徵勿求之於天求之於已而已矣昔禹湯之有天命皆原於罪已之一念鯀湮洪水禹乃嗣興叙九疇而先五行必次以五事之敬用殷邦旱暵湯閔弗雨懼不敬以傷民命惟急於六事之自責夫六事

之叢其責意者五事之虧其敬與臣請先以五事明之禹之意若曰人主之耳目不可以偏寄也故敬心常運於視聽之間不使媟近得以為吾聰明之惑庶乎喜怒中節氣歩以是而準寒燠其有不時者哉人主之辭色至易以窺伺也惟敬心常攝乎貌言之際不使紛亂得以為吾肅乂之撓庶乎形聲俱和燥溼以類而應雨暘其有不時哉不然狂僭豫急之弗察反休徵而為咎徵一息間耳此禹所以隨用而持敬與成湯克享天心之

主也天之不雨何至此極六事之失亂世之常也湯平政而愛民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又不吝於改過亦何至民政之失節讒夫之敢欺歟夫苞苴女謁宮室之動其欲豈果有是當責之事哉湯則不敢以自信也惟其自信之不敢故其自責之甚深自責之念深則自欺之意泯天髙聽卑宜為之動桑林之雨湯之真敬驗矣且禹湯聖德之君也自後世言之亦何以罪已為哉然則人主非知有克已之學不足以進此今陛下天姿沖粹

聖學高明居皇極五位之中而體洪範五事之敬遇災知懼欲銷去之責已省愆不為文具夫是以天心有潛格之應歲事有中熟之占是烏得不為今日喜然臣之所喜今日也臣之所慮亦今日也乃者霄躔多愆陰精輒蝕江潮怒洶湧矣堤岸仍潰決矣水土之性亦於是而稍失吁天心之仁愛陛下所以昭示譴告者在是蓋不特雨澤愆期之一警也況夫比歲以來北人禍慘吾之國勢屢警而怒定固不可謂非備禦之力然或者以

為太乙福德久躔吳分此天所以佑宋也吁天幸其可
以常恃哉國家陽九之會邇在目前靜察天時敬修人
事寧深信而無其驗毋忽視而稔其憂臣惓惓然每勸
陛下以敬用五事者不但為閔雨發也陛下果有所警
悟當深求克己之仁特發罪己之勇循大禹敬用之實
加成湯自責之恍視聽之達於下者必公貌言之出於
上者必謹民政之利病必察宮室之增崇必戒以至塞
貢獻之路杜邪枉之門使苞苴女謁之計不行而讒諂

面諛之人可遠矣如此則聖心之主宰者愈定聖德之發彊者愈充天數之靡常者必回人事之可恃者必驗聖宋宗社億萬年靈長之休只在聖心真積力久之敬而已不然五事之敬用或不能以持久則皇極之建用將恐流而為六極之弱何以銷未形之患哉臣不勝惓惓

六年正月朔日食詔求直言權兵部尚書淮東制置使李曾伯上奏曰臣一介非材四年分閫已試罔效當去

尚留日懼踈虞仰負隆委頃以冬防寧畢嘗於至後一日即上請代之奏恭蒙詔旨未賜俞允遂於十二月六日再陳愚悃僭進時才妄揣宸聰昭鑒必可其奏退而席槀俟命今復踰月矣星移物換歲序且更天高聽遥化工莫測臣惴惴朝夕不遑寧處俯揆螻蟻之分宜待鈇鉞之誅豈應洊犯不避有所祈叩臣伏讀邸文恭誦奎畫仰惟陛下以元正日食方下求言之詔許中外臣子指陳得失消復咎眚臣有見陛下欽承天戒圖惟治

功開不諱之門來忠直之告臣之求退適際斯時其敢不昧死以請臣拜手竊觀祖宗盛時康定庚辰正旦日食是歲元昊寇邊犯延州圍塞門安遠諸寨諸將畏避莫敢出朝廷憂之二月遂令韓琦安撫陝西尋命琦及范仲淹為經略招討使之副未幾再命仲淹兼知延州於是賊始懼而不敢犯攷之於此則是先朝用韓范代范雍經理西事實在此歲臣又觀皇祐己丑正旦亦有日食之異是年北敵聚兵近塞詔近臣陳備邊策葉清

臣一疏亦及方面帥領之材以為不患無人患不能用因舉孫沔狄青諸臣其歲九月儂蠻始犯邕異時卒賴青沔等力以平嶺南又攷之於此則是先朝因天象以謹邊備圖帥材尤以是為重也所以有康定皇祐戒懼之實德遂以成慶歷嘉祐太平之極功實為陛下今日家法然則今日之事其所當為者固不一以臣職思其憂則莫切於守邊莫急於易帥明矣臣自去夏以來蒙睿旨勉留葢數日以俟冬晚乘此邊隙之暇謂可得代

茲春令頒矣若更張之議稍遲月日青草又生戎馬復入臣智慮已殫竭精采已摧靡事會無極利害多端恐不能制此勍寇徒誤國事誅竄何補用敢仰稽故實載瀝悃悰期以副陛下應天保邦之實意非但為臣區區之私而已伏望睿慈特賜宸斷宣諭大臣撿會前請趂此春寇未動早易閫寄將臣放歸田里庶幾天心感格邊境震慴于以寬宵旰之顧憂復祖宗之盛治實在斯舉天下幸甚

衢州通判牟子才亦以太陽交食應詔上奏曰臣伏覩淳祐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詔書以六年正月辛卯朔太陽交蝕應中外百職及學校草茅之士悉令指陳得失凡可以消弭咎青導迎善氣各悉心以告者臣猥以虛庸蒙恩丞郡詔旨所及敢不罄竭其愚忠陛下自臨御以來德澤屢下和氣充塞四海九州罔不豐稔天心人意若合符節固宜乖氣異象消伏不作乃月正元日日食辛卯咎徵之來其異如此且歲在丙午則古今之

否運也時方孟春則陽氣之始施也月紀建寅則陽交之交泰也王春三朝則受朔之元辰也而日月交蝕於方晡之時以一日言之日為陽夜為陰以四方言之東南為陽西北為陰以人事推之君為陽臣為陰夫為陽婦為陰德為陽兵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今交干會于南離之方其蝕在申其纏在女此臣亢乎君婦敵乎夫小人加君子之徵也而尊者尤惡之臣嘗讀史至漢之季世見其災異狎至未嘗不痛恨於一時之諸

君也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成帝元延元年也是歲祿
去公室政在元舅王鳳以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崇
譚音商相繼爲政其氣焰足以蔽蒙三光日之所爲蝕
者此也谷永大儒涉三七之節紀直百六之災阨乘三
難之際會目覩巨異意必有殊尤絶異之論警動上心
以殺其勢今觀其疏不過曰皇后貴妾專寵也不過曰
中黄門後庭驕恣狂悖也又不過曰北宫苑囿將有夏
崔之亂也諸夏下土將有樊蘇之變也其言迂緩不切

有所附會而於竊權之王氏乃無一言及之史臣書曰專攻上身蓋譏之也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哀帝元壽元年也是時傅商鄭業以外親忝封邑孫寵息夫躬以姦辯寵侯封董賢以令色諛言蒙賜予五侯驕蹇權震內外其烜赫足以掩翳陽剛日之所為蝕者此也鮑宣儒生當父虧明毋震動予訛言之時目覩大異忠憤所激思欲一吐胷中之欝抑以救當時之失今考其書曰深內自責避正殿也曰舉直言求過失也曰罷退外親

及旁仄素餐之人也曰何武師丹孔光彭宣可大委任也其言鯁亮明切無所顧忌而於貴幸之董賢深嫉焉史臣賛曰守死善道盖嘉之也夫災由天降變不虚生成哀漢季世之君也故當時封章後世録實語多及於災異盖謂其睹災異而不戒是以為漢季世之君也今日咎異之來則與漢季世之君相符矣政事之失則與漢季世之君無異矣女寵之盛則與漢季世之君髣髴矣權姦接跡黨與駢肩則視漢季世之君有加矣而陛

下遇哉而懼引咎責己導諫敷恩則豈肯甘心於漢季世二君之下風哉臣嘉熈間待罪史館與聞討論之事嘗因輪對以大臣不公不和六事為陛下告陛下不以臣卑鄙亟賜俞奬是陛下待微臣之恩深且厚也有君如此誰忍負之臣黨有重於言以諱為解兹為自誣且誣吾君皇天后土昭布森列臣罪莫逃幸因明詔之及列為十二條以獻陛下心志所期不敢安自菲薄效谷永阿媚時好以羞當世之士惟深思熟慮空臆盡言得

從鮑宣游於地下則愚臣之願也其一曰一敬心以澄治原心者天也上古聖人繼天立極惟用力於性命之原以酬酢天下之萬變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舜之所以授禹也發於聲色臭味之氣者人心也根於仁義禮智之性者道心也平居暇日莊敬自持察一念之所從起求所以治之則清明純一無少間斷以之對越天地者此心也以之欽承祖宗者此心也以之臨朝見羣臣者此心也以之經

筵對儒生者此心也以之接嬪御貂璫者亦此心也所遇雖不同而所以為敬者未嘗不一也平居暇日矜肆誕忽不能察一念之所從起求所以治之則膠擾紛雜物欲滋長接嬪御貂璫之時不能如經筵對儒生之時矣經筵對儒生之時不能如臨朝見羣臣之時矣臨朝見羣臣之時又不能如對天地見祖宗之時矣所接既異而所以為敬亦隨而轉移也此無他敬肆之分也漢元帝臨朝之暇親近儒生可謂敬矣及退而處宮庭則

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已為侍中所窺此敬肆之見於一日者也唐玄宗即位之初延禮文儒可謂勤矣及天寶末年溺於燕安女子小人內外交煽旋為開元之累此敬肆之見於終身者也方二君之耽樂也自謂深宮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不知宮庭屋漏顯如日月之照臨女子宦官凛如蛇虺之在側未有隱而不彰久而不變者也陛下性資超卓學問緝熙固非漢唐二君所跂及然對越欽承之時如此而宮闈燕閒之

時則如彼也臨朝親儒之時如此而嬪御媟狎之時則又如彼也發之於心術念慮之微而形之於四方萬里之遠臣願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思一身之關繫甚重監二君燕安之失退朝無事延訪名儒夜直禁中不時名對貂璫之干請者却之嬪妃之御見者疎之使紛華盛麗不足以為吾之惑奇技淫巧不足以為吾之害則中外一致旦夕一心終始一節陛下所謂猶有愧者將仰不愧而俯不怍矣天怒寧有不回者乎其二曰清政

本以重相權臣聞冢宰者首六卿而統百官天子之相也冢宰無職六卿則分職矣冢宰論道六卿則行道矣六卿異曹百官異職管攝之使皆歸于一非宰相事耶所以管攝之者非每事而控制之也自百而歸之六自六而歸之一所操者至簡也國朝倣周制改僕射為丞相而沿唐舊制自宰相下侵六曹之職而三省始多事自檢正都司之置而三省愈多事合二者而六曹輕矣且以吏户兩曹言之吏部掌天下之選事也而部闕盡

歸於堂堂闕不下於部參選者不之吏部而之省府日力困於應酬工夫困於位置國家大事姑置不問而周旋親故酬酢人情之念憧憧往來未免少分經體贊元之功銓曹要地反成虛設此吏部之權輕尚書之職廢而中書之務所以不清也户部司天下之財賦者也然國用房鹽之財斡於宰相而不斡於户部朝廷之上所商者鹽筴所括者田契所問者錢穀甚非古人置相之義嗚呼版曹所掌朝廷之財也國用所掌亦朝廷之財

也均為朝廷之財何至自相區别困於多事耶此户部之權輕尚書之職廢而中書之務所以不清也其他四曹大抵皆爾推原所自非始於開禧嘉定間耶然近歲中書之務愈致紛雜而不清者則惟宰相之故也前日之相機智足以濟其姦雄而處心積慮專以收攬事權張大聲勢為能事往往下行六曹之細務或遺天下之大機而檢正都司頗多覘伺相意模稜兩端以聽所擇其或禀承面命猶云合與不合送部勘當萬一事有可

行亦云有似此的例部中不敢明白指定宰旅不敢訂說必行是以近者累月遠者年歲率多迂回故作阻難而中書之務如蝟毛之紛矣近日之相精神不足以宰籠機務而心之所存亦欲自作聦明獨運謨畧意或未順則託病以濟之事或未周則拱默以須之經旬動月歷歲跨年不能裁決一事監司帥守則類多攝官侍從論思則亦皆曠職極而至於國家急務守禦大計一切付之浮沉誕謾之塲而檢正都司往往徒自悵歎雖欲

啓擬厥道無繇於是滯事猥多而中書之務如治絲而棼之矣此日之所為蝕也欲弭天變其惟清中書之務乎然臣所謂清者非直付之於無所事也六卿各率其六十之屬以倡九州之牧所謂送部勘當者則令據事指定不必繚繞吏聽朝廷指揮撿正都司各賛其長以檢柅三省之務所謂欲筆者不必逢迎相意多為沮格之辭而宰相者總其樞機于上勿自眩其志而忘要道之執勿徒詳於小而遺遠大之計體統正而内外各得

其職規模遠而大小各得其宜則自天官以下無非宰相之事而弊倖去矣天怒其有不回者乎其三曰別邪正以清流品致治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二者常不相容君子指小人為邪小人指君子為邪自昔堯舜已有知人之難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則辨之誠難矣陛下自臨御以來以至于今國論凡幾變矣進賢退不肖不知其幾矣然比年以來混淆而不知區別之方冗雜而不見純一之效陰陽之證莫辨是非之心不明

以為衆賢萃耶則位文昌者屢辭旌聘之招班從橐者不顧旌麾之擁或扼於幹方或扼於秉麾或扼於閒散或扼於倅貳或扼於小官皆賢者也以為任用當耶則瑣碎戚畹或玷節閫驕豪貴閥或參鐵輔心權奸者陰肆舍沙跡貴幸者顯媒人爵或倚賴屬籍之近翺翔半刺而貽害於一州或夤緣邸第之親侵奪民產而流毒於數路或覬覦窺伺或模稜含糊或反覆變詐皆庸人也甚至惡毒流行善類淪沒五年正月諫臣死而昔日

之諫臣自若也五月丞相死而昔日之丞相自若也六月給舍死而昔日之給舍自若也自諫臣之死也而伏蒲論事之地幾鑑之亡矣自丞相之亡也而論道經邦之地幾棟之撓矣自給舍之死也而塗歸繳駁之地幾玉之燬矣嗚呼司馬光鄒浩陳瓘劉安世諸賢人淪亡殆盡無遺中原之禍起君子之消小人之長而世道之屯厄常隨之其所關繫蓋不輕如此此日之所為蝕也然則欲回天怒者其有大於别賢否乎臣願陛下清其

天君持其定見以為進退人才之本有才矣必參以德而用之不可徒取其才也有德矣必觀其行事而用之不可徒取其德也才有剛柔必柔濟剛剛濟柔而後無偏弊才有長短必取其長舍其短而後無棄材使凡得罪名教之人不足以惑陛下清明之聽詭譎變詐之士不足以撓陛下堅凝之心則賢否别矣天怒其有不回者乎其四曰罷女謁以肅宮闈女子之禍於人也甚矣古今淫泆之主溺於衽席之愛自謂窮天下之樂不足

以喻其適而不知禍胎亂萌已伏於閨閫之中陛下儀刑家人中宫上儷宸極可謂無險詖干謁之私矣然嬪妃矜寵睚惑聰明女覡恃權交通關節無藉之權姦主之以安其身亡恥之士大夫主之以媒其進無頼之黨與主之以張其勢金錢賄賂飛越中都餽獻苞苴直通中禁遂使外人指某事内上庫輸送矣某事白鶴觀脩造矣禁衛所以脩不虞也一男子之妄有所憑藉則通行而無碍或以陛下燕閒之嚬笑泄於外則雖昌言而

不以為恠或以女覡詭秘之蹤跡泄於内則雖微詞而必致於辟大臣不敢遏絶而敢逢迎不敢正救而敢鼓舞烏得謂之無罪此日之所為蝕也欲回天怒其有大於罷女謁之干請乎臣願陛下以社稷為念謹宫掖出入之防嚴非類混淆之禁使伺間而干進者恐怖而不敢前乘機而僥覬者退縮而不敢進宫省既清浮言自息天怒其有不回者乎其五曰斥權姦以絶禍本人君所恃以立國者人材而已然自古奸臣欲盜其君之國

非挾宮闈之助合左右之交則不能獨為故寒浞之相
羿也行媚於内而施賂於外王莽之相漢也媚事太后
下至旁側長御内外盤結無一發其姦者然後可以愚
弄上下而甘心焉自昔權姦篡人之國非專兵甲之柄
擁財利之權則不能以為故曹操之輔漢以討賊為辭
而擁兵自衛楊國忠之相唐身調兵食而任其惡兵財
既專權勢益重然後可以刼取神器而恣意焉是舉也
前日之相實似之自古大臣欲專其國非以朋黨之論

陷害正人則不能以自專故弘恭以蕭望之為黨而殺望之李宗閔以李德裕為黨而疏德裕自昔小人欲固其寵位非窺伺迎合厚自封植則不能以有為故李林甫口蜜腹劒蔽欺聰明善養君欲李義甫笑中有刀諸子賣官市獄門如沸湯是舉也近日之相實似之前日之相以公議之所不容屈伏海濵陽致其仕而陰賂寵倖為他日復用之階陽處塊苫而陰結宫府為他日竊權之地近日之相以不智不勇之身而横塞要塗以鍾

鳴漏盡之資而控摶富貴陽為病倦而陰張虗氣以示其據鞍矍鑠之能陽為推轂而陰懷疑心以遂其從旁下石之計天下之人皆知而陛下獨墮其計中而不知則其蒙蔽必有甚工且密者此日之所為蝕也欲回天怒其有大於斥權姦乎今權姦斥矣而根苗猶未絕也臣願陛下昭大智以燭天下之微奮大勇以決天下之事勿以儒效為迂闊而復思小人之有才勿以直道為咈逆而復善舊人之多智使交結左右者其計不得行

而徘徊講筵者其譛不得逞如是則朝廷清明禍本杜絕而中外大小之臣永堅一心以事陛下而無復後憂矣天怒其有不回者乎其六曰通言路以來敢言昔者聖人之制治也設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近臣進規大夫進謀公卿納誨瞽史毎教庻人議芻蕘詢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逮及我朝宰輔之宣名則有言侍從之論思則有言進故事則有言翰苑之夜對則有言二史之直前則有言羣臣之内引則有言百官之輪對則有

言監司帥守之見辭則有言以至三館之囊封小臣之
特引臣民之扣匭三學之伏闕外臣之附驛京局之發
馬遞鋪則又皆有言比年以來為大臣者背公營私崇
惡騁怨惟恐人之議已思欲以箝天下之舌告訐察伺
無所不至人賢不肖咸謂言出於口禍及其身往往畏
避謹嘿自同寒蟬甚至自隅對班不肯有言藉令有言
又皆掇拾細故徒應故事不足以裨主聽而慰人望也
時政之闕失生民之弊病賞罰之僭濫獄訟之寃抑疆

事之危急率皆壅於上聞其間豈無盡忠協謀存愛君之心負濟時之畧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古今者徒以防禁之厲隔絶之嚴雖有言不得上達也陛下更化以來宰執有條對經筵有咨啓三學草茅有清議可謂言路不壅塞矣然而議論徒多施行絶少調護彌縫之意重而決裂奮迅之意輕壅遏沮壞之道勝而施設云為之道微天子曰某言常談也某事常事也宰相曰某言過當也某事風聞也導人使諫而拒諫彌深下

詔求言而諱言滋甚言者聽其自言未嘗以不當於事為忤行者聽其自行未嘗以不合於言為拘遂使至當之言徒為無益之具咎異沓至其必由斯今求言之意非不美矣然昔者所進未之能行今而有求又恐非實其於言路之通塞關係匪輕臣愚願陛下當謀謨並進之時留神省覽宣付大臣俾之分閱擢其可用顯奏施行勿以忌諱為拘則忠臣出勿以文采為尚則至計行勿以與廟堂異議而去之則謀謨皆合於公論而陛下

誠於聽言之意暴白於天下矣天怒其有不回者乎其七曰明風憲以肅紀綱給舍臺諫國家之元氣也元氣充則四肢實而壽命長元氣虧則四肢竭而壽命短其可畏也乃者權臣柄國專用私人方其權之未固則一時聲望之士不為所嫉者率排斥而無遺及其權之既固則一時修飾之士意向小異者即擊去而不貸情有未通則倚腹心以示意向而腹心者因得以行其私事或未悉則假簡槧以導委曲而簡槧亦有時而漏露仁

人君子誤汚丹書無辜之民或遭簿録循至于今未及
湔祓雖以詔令之懇切不免畫餅之療饑是信任誠誤
矣然今日之臺諫敢於排奸雄而論宰相給舍敢於繳
權倖而拂貴游監司帥守敢於抨戚里而排勲閥雖使
祖宗盛時亦不過如此陛下以祖宗為法則當施行其
言以養其敢言之氣令以所聞參之則言者愈激而聽
者愈緩論者愈多而行者愈寡乃有大不然者古者言
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今封章朿閣半墮渺茫天使沓来

徒勞宣諭矣古者論及廟堂則宰相待罪今議政事則敢於爭辯去人才則旋即録用矣古者論及左右則貴戚斂手今外臺逐之而宰相収之臺諫誰何之而陛下調䕶之不以除授為非不以彈擊為是而戚畹愈無忌憚矣吾君吾相何示天下以不廣如此耶夫言者之盡言非為一身計也向也為權奸之所嫉雖咈陛下之意而陛下不敢不行今也為大臣之所惡雖合陛下之意而陛下亦不敢遽行是陛下之畏宰相無間於初終而

宰相之玩臺諫亦無異於今昔矣此咎異之來有甚於昔也陛下而以風憲為念則凡給舍臺諫之有言皆當見之施行以示公天下之心勿以專攻上身為常事而不加修省勿以論及大臣為沽名而委曲回護勿以事關貴戚為訐直而緩於施行則風憲明而紀綱肅矣天怒其有不回者乎其八曰寛繇役以収人心夫民心得然後可以固邦本邦本固然後可以保天下人君所以奄有神器傳之無窮者豈有他哉知愛民而已恭惟國

家祖宗德澤至深至厚累聖相繼莫不以愛民為本陛下嗣守丕圖亦莫不以愛民為先務下寛大之詔敷曠蕩之澤所以奉承祖宗愛養元元之意可謂切至然自用兵以來獮薙而斲喪之者非可以一端盡矣春冬鈔襲而困三邊之民清野徒治而困兩淮之民浮鹽和糴而困江浙之民鹽丁出没而困閩廣之民軍用需索而困荆湖之民敵潰迭作而困川蜀之民盜賊横行而困沿海之民加以貪夫暴吏不體上意侵漁蠹蝕靡所不

至血其齒牙以民為犧牲增和糴之入以供羨餘取田租之贏以豐囊槖假挨究之名以增賦斂嚴榷酤之令以伐和氣長告訐之風以供估籍派攤賴之目以償逋欠厚軍需之儲以肆科抑旱魃為虐則縮檢踏之數吝於蠲租水災掩至則沽抄劄之名而訒於發廩索綿帛於方桑蠶之候追米斛於未秋收以前拘監未已械繫隨之急刻未已刑獄隨之號令嚴峻而必行姦胥寅緣而為利苞苴既厚寵賂又滋以貪婪之心行暴橫之政

以星火之令速疲殘之民餘息之民僅僅如縷而笞箠縲繫殆無虗時愁歎之聲閭里相接强悍者散為攘竊懦愞者倐致流離重以饑寒朝不謀夕嗚呼上天何用更生此使為旱魃以隔陛下之雨露使為蟊賊以食生民之根葉此而不除陛下之赤子未得安枕而卧也豈曰國家固民以寧邦本之本指哉此災異之所以來也陛下而以愛民為心則宜申飭有司凡中外蠹國害民之政一切除去凡弓張未弛之政一切罷行勿以民怨

為可忽勿以民力為可窮深究祖宗被蠱斷手足以全大體之義時取其無狀者一二人中出手筆特行處分使如雷霆忽然在其側且使天下皆知誠出聖意之所丁寧不以詔令為虛文則實惠及民有可以為祈天永命之地矣天怒其有不回者乎其九曰勞還役以一士心古者戍役兩朞而還其出戍之時則采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也然所以使我舍室家而不遑啓處載飢渴而至於傷悲者非上之人固為是以苦我直以有所不

得已而然耳故出師則歌采薇以勉之其還歸則歌出車杕杜以勞之先王盖以已之心為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其上也先儒程頥謂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是也我國家自有敵難兵不解甲者垂二十年矣始也宿師於襄漢今襄漢入於敵而退守荆湖之北矣始也宿師於三關今三關入於敵而退守堂奥之地矣始也羈縻宜邕今宜邕警於敵而嚴守桂林之地矣始也聚兵山東今山東歸於敵而分漣

水海道之地矣敵人無歲而不入則邊備無歲而不嚴
邊備無歲而不嚴則中國無歲而不勞吾之所以待之
者固不可以數入為常而怠於戍守亦不可以久戍為
勞而怠於撫循也今上而朝廷下而將帥以敵為常矣
以敵為技止此矣夫以敵為常則玩心生以敵為技止
此則怨心生合玩與怨而暇以戍役為勞苦乎故邊鄙
之間有功而上不見知有勞而下不知恤此災異之所
以來也陛下而有意乎此則宜申飭有司嚴戒將帥察

其勞苦憂傷之情憫其貧窶凄涼之實嗇休以時役使有則勿以微勞為不足念而有功必賞勿以小校為不足問而有憂必恤則竭力效死而無還心矣天怒其有不回者乎其十曰謹刑罰以召和氣舜之命官先播穀以敷教教而後極於刑蓋有以益其民之身又有以善其民之心不獲已制刑焉而刑之所施又必察其情當其罪是亦惟刑之恤之意也周官大司徒以八刑糾民在三物以教之後而其所糾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

不恤造言亂民而已所謂刑者祇所以教之也其仁愛忠厚之至上自有虞成康之世刑措不用幾四十年此所謂置天下於仁義者也今之任廷尉者不以人命為心司天牧者不以民庸為念為士師者不以弼教為事是其心術念慮匪惟貨惟內則訖富訖威也匪指道以明則鍛鍊以成也游辭兩造而遯情析律二端而舞巧或上下以知術相馭或彼此以文法相操錐刀之末而盡爭犴狴之淹而弗悔民無所措其手足國無所庇其

本根闡明五刑矣未聞正四凶之罪以服天下也聞黜四贓矣未聞刑不孝之人以勵風俗也上之人不以善道待天下故風化所被刑獄滋章一歲之内子弟殺父兄者十之二三妻殺夫者十之四五幼淩長者十之六七下淩上者十之八九人道絶滅天理不容怨毒充盈上干和氣刑獄濫矣曰何為而不蝕乎臣願陛下以堯舜為心以成周為法罔蕪庶獄明清單辭道上之德意志慮而達之民悉民之險阻艱難而復其上春生秋殺

一出無心刑後德先哀矜勿喜如是則泰和之風忠厚之俗沉涵漸漬入人之深而天怒可回矣其十一曰廣仁恩以安遺黎外患之禍自古有之禍患之烈未有如今日也曩者蜀首被害淮襄次之今又轉而南侵且驚塵游騎徧於東西南北之境矣夷城削險糜爛生民無貴無賤駢首就戮荒烟凍雨冥漠無歸結為妖氛激為厲氣沉為滯魄散為游魂往往鬼哭天陰則聞此死者之銜冤也摧殘餘黎幸免屠戮竄伏山谷奔走道塗流

凘既竭生理復空蒙袂輯屨待哺嗷嗷北風其凉雨雪其雱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或捽人囓屍或易子咬骨或兄弟之血前後濺野草或夫夫婦婦更相為鯨鯢齊魂為燕氛趙骨化魏土悽痛之聲入金石出絃匏聞之者悄蹙酸眉痛不自禁此生者之所遭也嗚呼均為王土也何彼土之樂而吾土之愁也均為赤子也何彼民之幸而此民之重不幸也上焉者聽民之自生自死而不知恤下焉者聽民之或去或來而不知救為民父母而

愬無情耶流離如此日何為而不蝕乎臣願陛下念死者之無辜而求所以慰安之憂生者之無依而求所以安樂之其安土重遷者則申飭監司帥守復其繇役免其租賦其轉徙流離者則專置一使以任其事廪有餘粟則傾囷倒廪以紓其目前之急官有閑田則給牛種以救其終身之苦壯者籍以充守禦之兵弱者籍以備使令之役或分其勢而不使之結連或渙其羣而不使之為亂如此則淮襄秦蜀之民復得蘇息為陛下保境

土為陛下迓續天休而禍亂弭災異消矣其十二曰寬鹽筴以裕財用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是為天下者以義為本不以利為本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也曰正云者非蓄於義乎大學曰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始且理財者以君子為的不以小人為的以君子為利不以小人為利也曰務云者非喻於利乎蓄於義則功利之說不足以蝕人主之心喻於利則富强之術反足以名天下之亂有天下者其亦知所審哉國家歲

用至廣兩稅之外仰給於鹽䤉者為多祖宗相承朝夕
討慮與夫賢臣謀士補葺闕遺纖悉備具著在令甲皆
可以經久垂遠而無弊故商賈輸金於官謂之入納及
其請鹽於煑海之塲則待次之期有遠有近幸而及期
則泉貨流通萬一法令或有少變則本已消折尚何子
利之可兾乎比者朝廷規求近效昧忽遠圖凡鹽筴之
利自一孔以上官司斡運或謂之國用房鹽或謂之相
府鹽無非自擹利權大抵下同商賈與民爭利至析秋

毫氣燄炎炎迫人商賈往往積怨已入納者折閱無餘未入納者逡廵改業所貴乎鹽筴之流通者以商人入納之數為之贏虧也今商賈之貲用漸竭既無以為販賣之資而朝廷之子本不繼又無以為斡旋之用則是煮海者無策可措而停塌者無貨可居雖壓之朝廷之勢加之以刑戮之威而本之則無其何以責鹽筴之登衍哉此貨鹽之害也浮鹽即歸朝廷漕臺專任變賣鹽未至場則兵將為欺夾和灰土鹽既至場則官司為欺

抑售高價暨至發泄則富户為欺賣弄斤兩蚩蚩之民展轉受害中間朝廷雖有三分七分發賣之文然商賈終於疑惑豈肯公肆貿遷間有商販之人多為官司所抑坐淹歲月發泄未能若謂權宜可以為糴本之儲則糴本不專仰是也若謂多積可以為國家之利則往往分散而入於私用也若謂三分不足以病商賈則商賈之勢竟難與官司為敵也若謂變賣不足以病民則高大之直百姓不樂於與官為市也此賣鹽之害也嗚呼

民吾民也商賈亦吾民也豈有為民父母坐視其流離顛沛而不恤也哉臣願陛下特降睿旨遵守祖宗之舊法申嚴前後之指揮釐革見行之條貫使行旅流通邦儲豐衍以副陛下蓄義為富之意則二弊自革以此而消災弭變曷為而不可其他脉絡之或間斷節指之不相應者未易殫述此十數條者乃陛下之所諮訪於臣民者誠有關於治體之汚隆氣脉之盛衰也陛下豈不知屋漏之至嚴而未能專一於敬心豈不知萬機之叢

陛而未能肅清於政本豈不知流品之當清而未能公平於好惡豈不知女謁之干進而未能勇制於情慾豈不知權姦之為害而未能遏絶其萌芽豈不知言路之當通而未能疏滌其壅滞豈不知信任之當謹而未能致察於賢否豈不知徭役之當寛而未能禁戢於貪暴豈不知士心之當固而未能撫恤其憂勞豈不知獄訟之至繁而未能深察其情實豈不知邊民之流離而未能大布於恩澤豈不知鹽筴之病民而未能一洗於功

利凡皆志慮之因循率為聖政之疵累意者天心仁愛人君不容不以是為陛下告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蝕者二十有六西漢二百一十二年而日蝕者五十有二唐二百八十九年而日蝕者九十有三未有如今日之蝕也豈可以尋常之變待之乎陛下倘不以為尋常必穆然而思曰夏正謹始朔旦紀元天令方新朝綱甫肅離明赫赫遽爾翳蒙得無陽剛元德有間斷歟得無君道仁政有虧闕歟而愚臣區區之意則以為國本

者國脉之所關國是者國勢之攸繫而陛下未及有所
諮訪豈聖心固有定論不待臣民之論列耶抑亦畏人
多言而闕然其問也然此大事也豈容置而不問盖國
本早定則天下之人望有所歸而姦權不敢有睥睨漢
鼎之心國論不凝則萬世之基圖無所屬而豪傑或有
輕視宗祧之意故臣願陛下深入思慮早定國計堅凝
國論正以此也陛下春秋四十有三矣即位亦二十有
三年矣閲天下之義理不為不多矣乃者中外小大之

臣不避斧鉞之誅每有論奏必以宗社大計為言陛下建學于內博采精擇似亦有意乎此矣然聖意猶豫未即裁決此臣所以不敢已於言也陛下端平之政開衆正之門塞羣邪之路翕翕向元祐僅及半載議論一變而嘉熈之雜淳祐之專紛紛未定矣陛下既不待羣臣之請自更化經於前則豈可不俯聽羣臣之言相與堅凝於後而聖意過有憂慮罅隙時見寢苫掛冠之請一嘗試也而陛下與之祠禄腹心臺諫之除二嘗試也而

陛下見之施行不過曰姑存體貌也不過曰姑止人言也又不過曰荆棘之路不可開也然優游漫緩之極反覆之所基繚繞包涵之中禍亂之攸伏此臣所以不敢已於言也而況古今厄運適丁茲時寅正紀元又著茲異尖今不圖則陛下之勢孤而海内寒心矣其何以弭災異之變遏禍亂之萌耶故嘗為之說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祖宗惟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不害善類不用小人不遏言路不尚兵刑不重征斂故天變弭於上人

心助於下而主勢尊安今陛下一壞於女謁之干請而主勢孤再壞於功利之刻薄而主勢孤三壞於君子之疎遠而主勢孤四壞於小人之竊弄而主勢孤五壞於忠言之不售而主勢孤六壞於兵甲之未息而主勢孤七壞於壤地之迫蹙而主勢孤八壞於暴君汙吏之斵喪苛征横斂之椎剥而主勢孤今欲扶其壞而翼其孤舍國本之定國是之凝臣未見其可也陛下幸聽臣言則天下事尚可為不然壞者自壞而不自全孤者愈孤

而不自立則劉蕡所謂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
海內將亂者復見於今日矣臣不避斧鉞之誅罄竭愚
衷冒昧一言以為消弭災異之本惟陛下實圖利之臣
雖卑命山林死且不朽干冒天威罪當萬坐
子才又上奏曰臣不識忌諱嘗條舉十數事告陛下矣
然此十數事根原雖在陛下而扶持正救則專有賴於
宰相也比年以來宰相多不用讀書人間有用之又皆
書生之靡者故其所為不過逢君之惡安能格君心之

非陛下奮然開悟舉儒相而專任之此上天悔悟以開更化之機也此九廟神靈陰隲顯相為國家植立無疆之休也大臣於此念付託之匪輕思為臣之不易尤當刷磨舊意振動新功圖惟報稱況今天下内無國本外有強臣敵國豈宰相玩歲愒日坐老天下事機之時乎必論今樂蕩心之害陳昔人流連之戒如王曾之諫仁宗而後敬心可一必總朝廷之大體守國家之法度如劉摯之事二聖而後政本可清必論丁謂之才不可使

在人上如李沆而後邪正可別必積下内降數十封而
面納如杜衍而後女謁可罷必如富弼論陳執中無學
術不可為相而後權姦可去必如趙普收拾擲下諫紙
糊綴復進而後言路可通必如吕夷簡選用風憲當出
聖意而後紀綱可肅必如曽公亮知民疾苦補助窮乏
而後人心可收必如吕公著言有勞不報何以使人必
如寇凖論刑罰偏頗亢旱立致而後士心可一和氣可
名必如龐籍論省冗兵減浮費以蘇川陜必如王旦戒

張士遜言朝廷榷利至矣而後遺黎可安財用可裕乃若固國本定國是則必如韓琦扶孔光傳以進必如司馬光言天若祚國必無此事而後可也其或過自菲薄不以渡江以前宰相為規橅而妄意前日之專甘心近時之快則相業卑微其餘不足觀矣其何以仰稱陛下專任一相之意哉臣仰恃聖明不能自嘿陛下惟毋以常談忽之天下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陶一佑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十一

明　楊士奇等　撰

災祥

宋理宗淳祐七年夏旱牟子才為太常博士上奏曰臣伏自丙午之夏被命造朝今一年餘矣所見災異不可勝數惟巖廊之上宴安自如而海内之人寒心已久廼五月不雨旱暵為災河港斷流秧不入土既踰夏至無

望晚禾縱有沾濡僅灑塵𡒄最可恠者閩中之水江西之澇同此一時而近畿諸郡乃以旱告上天仁愛之意厥有攸在此非責躬修行之時乎此非下詔求言之時乎此非避殿減膳之時乎臣延頸企踵以望此詔久矣而九重深嚴迄無聲聞臣工覲望亦失開陳但聞今日醮内庭明日禱新宫今日封神祠明日迎佛像倚靠於衲子聽命於黄冠是皆無益之舉所謂咸平明道熙寧紹興淳熙求言之故事迄不復講而專襲靖康不舉行

之失以遏天下敢言之口此臣所以憤悶不平激而為今日之疏也且今日之旱與庚子異庚子之旱旱於秧苗已種之餘今日之旱旱於秧苗未栽之際已種者尚猶有望未栽者已無餘覬矣委之於天數之適然可乎或曰桑林之禱六事自責是湯未嘗有此失特疑其詞而逆致其防耳今宮中府中之事室而不通治內治外之政闕而不舉道揆輕而法守紊刑罰濫而貪黷滋則政之不節有其實矣干戈征歛之重交困於民生飢饉

流徙之虞徧形於田里魚介勞而下多苦鴻鴈散而民未安則民之失職已有其證矣內而遂館增築石山外而新宫大展藩屏降及侯王之邸第爭興輪奐之斧斤則宫室之崇有其所矣權寵之地既廢令萱請謁之門爭求王聖旁及嫺嫱之貴亦多依託之私則女謁之盛有其候矣貨財多入於水衡寶賂交通於禁密力之大者可以營權位力之微者可以鬻州符則苞苴之行有其信矣諂瀆相蒙於上下奸讒交亂於愛憎陰毒中人

者力比於舍沙雎盱行世者工倖於鬼蜮則讒夫之昌
有其驗矣而九五之尊亢然居上未聞出一言下一詔
如桑林之所謂禱者其為襃天不亦多乎臣應之曰今
日六事之失其形已成矣臣民言之亦衆矣吾君之聽
亦玩矣與其鋪陳舊失以取吾君之玩曷若於六事之
外求其近事之切於利害者而極言之以冀吾君之一
悟乎臣生長遠方賦性愚狷其敢回隱以負陛下隆天
厚地之知請遂言其槩臣竊甞讀易至於恒見天地萬

物之情惟其常而已日月惟其常故冬北夏南朝震夕兊而能久照不則不常其道矣四時惟其常故春震秋兊夏離冬坎而能變化不則不常其化矣聖人惟其常故居上不驕處柔不躁順動不失守正不變而能化成不則不常其德矣常則久反常則息常則善反常則惡常則吉反常則凶然則常之為道其人君凝固善念之大機括乎陛下以至明至聖之資臨政願治于今二十有四年閱天下之理不為不多習國家之事不為不熟

發而為政一一中節布在天下著在人心者固不可以一二枚數然寂其著見而關係甚大者有三事焉正人國之精神也陛下懲衰周監謗之失垂情容納天下於是服陛下之量草茅國之氣脉也陛下懲孤秦賤士之失推誠尊禮天下於是服陛下之誠小民國之大命也陛下懲潢池弄兵之失加意撫綏天下於是服陛下之仁夫三德者天下之所仰望以為平治者也而陛下勉焉可謂大過人矣使行之力守之

篤持之定不間斷焉以睽其常不二三焉以窒其常則終始如一時乃日新而常之功用凝矣然自去冬以迄于今僅五閱月而所為驟變不類故常豈陛下於長久不變之義或未之思歟抑情意厭倦易其舊而新是圖必盡棄平日之程度而不復存歟不然何其變之倏更之驟也且正臣進者治之表也往者柄臣類於千官百辟之中擇其蹤跡詭秘敢行不義以為吾之役與夫至庸極陋貪懦無耻決不至於妨吾

之事者而後用之於要津由是人主不得聞天下之事是非淆亂無所不至矣比歲以來此弊已革所用之人率皆正直然以建議立論謇謇諤諤輙不為人所容葢有厭而棄之者矣去臘二臺諫之逐搢紳愕眙聳布嗟惜往往私竊妄議以為二臣所以獲譴者必其言宮庭幽隠之過也必其言宦寺女謁之私情也必其言君子小人之朋比也及退而考其所為則為其議論久靜而再言嵩之為其彈劾甫息而又論

陳韡夫權奸接跡表裏為欺論之誠是也今乃借中傷善類之名以逐之而不顧其指揮之秉快也稽諸故典唐介劾文彦博斥去未久旋復名用今嵩之已都書殿之榮陳韡亦受元樞之命而琰與昴英一斥五月未聞有名用之期旌直言者固如是耶此臣之所未喻也一詞臣之去中外小大之臣相與驚疑私竊妄議以為詞臣之所以徑去者必以其嘗言天倫之不可昧也必以其嘗言臺諫之不可逐也又以其

嘗言新宫之不當建也今退而徐考其所為則謂其請老非一章求去凡十疏也夫重於起家輕於去國固臣子之高致也今預憂暑途之可畏而聽其徑歸姑徇人言之可畏而復預經幄予奪軒輊見於思慮委折之餘而狎侮娛嬉形於詞意抑揚之表待仁賢者固如是耶此臣之所未喻也其他如王伾之直情徑行雖乏之委曲然他日之事乃以南陽而獲譴歲月既周畀以遠節非特見天道之當復亦可驗聖心之

易回也而又屏之王㷸守正不阿雖少踈通然龍翔之役論諫甚力其於聖德所補不細今杜門求去非特見去就之當然抑亦見風㮽之不屈也而遽逐之此陛下不以直臣視直臣而鋭於逐之其失一也早何為而不作耶議政鄉校鄭國以昌策士大廷漢室以治是士氣不可一日不養也然所貴乎士者以其爵禄可辭也白刃可蹈也挾其所甚重而眇其所甚輕也尊其所可貴而輕其所可賤也豈區區富貴可

得而輕重哉去歲四學之士始也以敢言而蒙榮終也以多言而蒙辱方其敢言也孰不以青天白日為清明鳳凰麒麟為美瑞及其多言也既以一試之餌誘之於前復以不試之令制之於後既馳驟之復束縛之既羈縻之復簸弄之一切以啗嬰兒御童僕者為一時之予奪使患得患失而不敢言箝口結舌而不復言意向之所之甚於斧鉞之誅而一語之輕出過於市朝之撻其為厭薄不既多矣乎三歲取士古制也舉於鄉試于春

官覆試於有司親策於天子之庭重事也方其始也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賔興之曰賔者敬之至也及其終也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而受之曰拜者尊之至也夫賔之拜之猶恐不敬今濟濟鏘鏘羣然而來而搜索挾書之令已擬其後矣夫挾書有禁國之法也徇習於累年法制之寛縱弛於一朝恩數之濫陛下而有意更革之則先期而致戒三令而五申夫孰不洗心滌慮以應新令今告諭甫形知聞未徧一旦

守闕之吏禁衛之卒已得而孰何之顛倒其衣裳仳離其冠屨詬駡之聲不絶于口而士則乍入君門不敢譁也掊擊之勢不絶于道而士則乍入君門不敢聲也閒有挺特之士不受屈束則相與仇視而媚笑之遂使鯁直之氣沮抑而不得伸緼蓄之智迷惑而不得吐或畏憚而遠遯或驚疑而成疾嗚呼何其重不幸耶陛下二十四年之間未嘗有此舉動今此手一滑而僇辱至於如此此陛下不以士類視士類而輕於辱之其失二也

旱其有不作乎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天畏棐忱民情難保言民則至纍而易安小民則至微而易動君臣之間交相警告使知邦之根本專在小民者盖國家之亡不在大族不在諸侯不在姦雄盜賊而止在於小民之身是天命未足為天命而人心乃所以為天命也其所關係豈小小哉近者因慼生帝大興土木拓開輦路增廣祠庭七八百家之居屋隨手毀除一萬餘口之黔黎聚頭嗟怨陛下雖捐水衡少府之積增直價然都城之内

人心皇皇道路籍籍咸謂陛下興此不急之務以毒我民彼其窮閻故屋暑雨淋漓曾不能以自覆而陛下忍毀之乎敗絮破衾風雪凝沍曾不能以自温而陛下忍毀之乎隆寒皴瘃坐須窮餓曾不能以穀其腹而陛下忍毀之乎陛下起自民間其於民之疾苦亦熟悉之矣胡獨於此而用其忍耶不寧惟是毀室之謗未已失帶之事旋興祖宗敷遺之寶一旦失墜陛下覺之夫孰不以為當然掌寶玉者當誅而不誅盜寶玉者當誅而未

即誅此國法之不可貰也而有司奉行過當無故而估籍平民乾沒寶貨者不可勝數市井之間族談聚議皆謂其人已籍矣其人已獄矣所籍已踰所失矣夫平民見利而遷初豈知其為寶玉大弓哉使其知之何敢以一身輕冒法禁此其情亦可以闊畧矣昔太祖皇帝謂朕有三條帶汴河一條惠民河一條五丈河一條今淮蜀之要地祖宗之所寶也陛下失其半亦既累年矣而不之問顧乃因一帶而擾害百姓耶甚為陛下惜此舉

措也秦揭竿之夫起於閭戍之頻仍唐天寶之盜興於百姓之嗟怨萬事之得或以一事之失而召怨萬人之悅或以一夫之怨而生亂此天下必然之理也今所失非一事所怨非一夫陛下而可以細微而忽之至愚而目之乎此陛下不以小民視小民而銳於忽之其失三也早何為而不作乎夫一善之揚可以順天也今一失於簡賢而容受之德反其常則非所以順天矣一俊之黜可以事帝也今再失於辱士而敬體之德反其常則

非所以事帝矣一小民之安可以永命也今三失於害民而仁愛之德反其常則非所以永命矣此旱之所應也人徒見陛下自去臘以至于今兹所失非一事而不知上天自去臘以至于今兹所應亦非一變陛下不數月而見此三失於天下上天不數月而見此數異於國中一事失則一證見一德虧則一變生影響形聲其機甚捷豈不大可畏哉雖然三者之失固在陛下而繩愆糾繆則在大臣古者大臣格君心皆於過失未形之際

不待已形而後言也益之戒舜則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是舜未嘗有疑貳之事也名公之戒武王則曰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是武王未嘗有狎侮之事也周公戒成王則曰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是成王未嘗有忽小人之事也未嘗有此事而二三大臣拳拳告其君若此是敬其君而不恐置之於有過之地也今大臣以師臣之舊居伯益周名之位其可不使陛下為舜武成王之君耶然則

欲改陛下之舊失以起今日之新功則大臣當齋戒沐浴積其誠以告于陛下曰寧考所以傳位於陛下者以陛下能敬賢能禮士能安民也前日不幸而有拒諫之事又不幸而有辱士之言又大不幸而有害民之舉若悔心一生則前之所謂不幸者皆如日月之食焉不然臣亦末如之何矣陛下聖性髙明一聞此言必懼然改悔發自聖衷避殿減膳詔天下臣民極言朝政之闕失然後寵章李於既斥之餘禮多士於沮辱之餘安百姓

於離析之餘使天下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則簡賢之失轉而為容受慢士之辱轉而為優禮害民之舉轉而為安民二十四年曰量曰誠曰仁三者之德復全於今日而無驟反故常之譏矣天變其有不弭者歟語云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惟陛下力行之子才又上言臣不識忌諱嘗條舉三失以告陛下矣復有餘烟頑終陳之盜賊水旱之變交萃於今日人皆以為國家之災臣則以為國家之福是何也天下之禍常

伏於人心所不慮之餘而國家之福每兆於君心常謹畏之日正孟子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昔李沆相真宗每朝謁奏事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奏聞同列或以為非沆曰人主一日豈可不知憂懼也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其後又謂王旦曰沆死子必為相遽與敵和一朝疆埸無事不有盤游之樂必興土木之功矣及祥符間契丹既修好兵革不用近習用事之人始建議封泰山祀汾陰築玉清昭應宮崇奉天書耗用寖廣旦常

悒悒不自得然不忍獨善其身以去曰誰爲國家抗羣小者乃薦呂夷簡王曾等二十餘人布列于位所以人力不能勝流之此言其千萬世人主恐懼修省之龜鑑乎今敵國勢大意欲飲江禍至烈矣江湖閩越所在盜起患亦廣矣旱暵孔殷水潦並作天變亦極矣當軸居李沆之位藴李沆之識歷此三者之變固未嘗不奏聞以警上心也然警省之餘亦當求所以弭災銷變之策乎今禦敵雖得人而激昂奮厲振起事功在廟堂當

有以盡其扶持之力平盜雖有人而安靜不擾鎮撫得宜在廟堂當有以示其意向之明乃若水旱之來正君相交修力行好事之時也頃者頻遣使車慮囚放罪游須寬詔蠲賦惠民非不懇切而旻蒼益高旱勢彌甚是必有大不可於帝意者不然何其窒而不通感而不應耶臣之愚見則謂陛下宜痛自悔艾而深思平日歉然不足于心惕然不寧于心者盡其所以愛敬而彌縫於冥冥之中以平其恨而釋其寃則鬼神悅豫宗廟安妥

矣挽回不可測之天心消釋不可解之天怒迓續不可終窮之天命其機括有大於此者乎此愚臣所以拳拳納忠於陛下也惟陛下實圖利之

子才又上疏曰臣濫吹班行尸素無補比者天久不雨嘗不量愚昧冒萬死裁一書為陛下極言三事之失且於其末致拳拳之忠所冀聖心開悟引咎責己導諫敷恩以解天下之惑今已踰旬未聞有所施行而天怒不解旱勢愈張四海臣民睹此鉅異愈益憂皇咸謂祖宗

求言具有故實惟靖康多難不及舉行此等所為已非美證堂堂盛世所當監其失而敬天怒何乃襲其咎而玩天災乎臣竦聞其言退而追惟靖康以前之事未嘗不痛恨當時而重有感於今日也陛下自親政以來凡三更大化矣一更於端平其失也輕再更於嘉熙其失也濫又再更於淳祐其失也專曰輕曰濫曰專其事雖殊其失則一今政瑟之更幾二年于茲矣始焉剛果之氣未嘗不翕然惟慶歷元祐之趨日惛月邁志氣不強

曾幾何時而委轡中道已逸而奔於崇觀宣靖之域矣
嘗即其實而考之其事力反不及於崇觀宣靖而證候
則有類乎崇觀宣靖也且人才國家之精神也乃者弓
旌四出非不招來而難進易退不肯輕出間有出者亦
不能尊信而用之其間如極論綱常者執憲端平者力
拄閹戚者肅清宮禁者未嘗無人而御屏簡記幾亡其
姓名夾袋薦揚又遺於物望彼亦不過甘心空谷絕意
中朝方之崇觀宣靖諸臣時望之偉亦有如李綱者乎

舊學之粹亦有如楊時者乎耆德之尊亦有如許翰者乎經術之輿亦有如胡安國者乎直亮自許亦有如崔鶠李光余應求者乎咸望可倚亦有如种師道劉韐宗澤者乎是人才反不如崇觀宣靖也兵者國之爪牙也兵不精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實與袒膊同古人無日不計軍實擇令典者正謂是也今子虛烏有之籍在在而有之戍淮之兵殲於戰鬬防江之兵狃於驕惰淮東先鋒數僅二千荆楚壯士十喪八九山西勁卒類多烏合

郡國禁兵僅充厮役而倚以捍禦者又多北來之軍圈豹養虎禍變難測加以器械鈍闕戈戟凋殘蒙衝海鰍率多壞爛神臂床弩半就消磨駐隊舊制之不存克敵斗刀之不等方之崇觀宣靖間亦有十餘萬之京城兵乎亦有二百萬之諸道兵乎亦有二十七萬之河南北兵乎亦有一百七指揮馬步軍乎亦有二百疋之天駟戰馬乎亦有五千座之京師砲乎亦有千餘兩之宣閫造車乎是兵革之多不如崇觀宣靖也財者國之命脉

也國家一歲通制國用正當量入以為出而近年以來橫費亡藝歲終會計已加多六七千萬一朝御札又歲新劵三四十萬督視之行新楮以一千萬計銀兩以五十萬計其他諸閫之非時科降戎所之制造鎧甲制閫之臨遣撥賜合而言之亦千餘萬其他如宮掖之横恩燕飲之用度權奸之盜竊郡守之囊橐要路之苞苴閒官冗吏泛濫之支吾邸第宮觀不急之營繕又不可枚數府庫所積在在枵焉其視崇觀宣靖閒亦有大觀西

庫三四千萬緡之積儲乎亦有諸路所積三千餘萬之積鏹乎亦有在京庫務一千三百餘萬之積貨乎亦有諸監所鑄九百萬之錢乎亦有延豐倉四十萬之積粟乎亦有宣和六庫上供四百萬乎亦有無額上供三百萬乎亦有京師新收一百餘萬乎亦有諸路免夫錢六千二百餘萬緡乎雖曰半天下之勢不及全盛之時然所積竟不能髣髴其萬一是財計反不如崇觀宣靖也雖然人才不如兵財不如使振而起之猶可勉強今所

患者無崇觀宣靖之事力而有崇觀宣靖之證候何謂證候曰奉御筆也事燕游也崇土木也逐君子也諱讜言也恩權奸也用戚里也信宦官也激盜賊也致外患也御筆始於政和四年初馬楊球之代書終馬流弊之滋熾或稱詔或稱御筆手詔或用御寶或用長印或有金填紅刻指揮由中而出不在於中書門下之吉也當時三省但奉行御筆而已陛下即位之初壓於權臣潜光晦迹不敢自大所謂御筆非惟不能亦未知其為何

許事㪯自親政攬權蹊路漸熟然亦未至於蕩然也今
輕視四海玩弄諸臣用力於區區術數之微偃然自謂
人莫已若矣女子宦官邸第戚里窺見罅隙請託紛如
於是御筆沓至往往夜漏十數刻省吏傳呼晷刻不爽
大臣簽押奉行惟謹妨害政幾虧損觀聽清明之世為
此弊倖陛下不欲為千萬世之令主乎宰相不欲為千
萬世之賢相乎不然何縱弛之如是也臣所謂有崇觀
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乎政和以

後遊燕浸多燕太清樓有記燕承平殿有記曲燕保和
殿有記幸鳴鑾堂又有記皆所以記一時燕游之盛而
史臣書之不少隱諱者將以垂子孫之鑒為萬代之勸
也陛下富有四海紹隆大業亦幾有年謂宜兢兢業業
視為商監今得之道途咸謂陛下内庭排當寒暑不輟
敵騎侵淮未盡出境而常舞酣歌見於自逸湖寇鴟張
未盡撲滅而耽樂飲酒或至罷朝雖游歌雲漢頻旱之
詩尚未下避殿減膳之詔始焉縱容不過自恕曰吾惟

今日耽樂耳一日遊逸為害幾何不知是心一流則自一日至於二日而至於終身不改雖敵國急警燎原滔天駸駸及我亦罔聞知矣臣所謂有崇觀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乎祖宗以來宮室制度不至太廣政和初始建延福宮樓殿相望跨越宮城自是興作不已又即延福宮之舊基建保和殿即誕聖之地作玉清和陽宮即宮城之東建寶籙宮疊石為山號曰艮嶽亦汰侈矣陛下襲十三葉祖宗之業所宜深監

往失以示古人卑宫之意為天下先今得之傳聞咸謂陛下聖性好大務營土木内而宫掖四面築山多取石於南内燕息之所雖未必果有兹事然内臣附會多以人所不知為説誤陛下而陛下不悟其非此豈可令衆庶見乎外而龍翔興建祠宇每拓地於百姓生産作業之地雖非陛下本意然奸臣附會多以異説怵陛下而陛下不悟其奸此豈可使外國聞乎臣所謂有崇觀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乎政和元年陳

瓘台州羈管崇寧六年鄒浩永州安置此皆權奸當國欺君玩世借此以報怨也今章琰李昂英居瓘浩之位而又有瓘浩區區之心其排斥嵩之論列陳韡此其志豈有他哉徒以國家比年以来氣勢微弱精神萎薾皆起於小人之誤國所以悉意極陳將以補闕政而裨聖聰也不謂踈狂之言上觸宸怒一斥五月不復名還前後臣隣言之屢矣而陛下終不省悟遂使二臣墮在遠方曾不得復齒縉紳之列豈盛世美事哉矧今敵國孔

熾盜賊橫行水旱交作患至迫矣若不早霽威嚴亟加萬一因他人激怒或以璀浩之罪加之則大體愈虧非所以為挽回天心之術矣此臣所謂有崇觀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乎燕雲之議呂頤浩謂窮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財必無以善其後此忠言也而御筆則以興訛造訕罪之此言為諱也京城大水李綱謂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由災害非易禦必有消去之策此忠言也而以隄防不修即非災異詆之此言

為諱也陛下自去臘以來每有諱言之意責實下詔一諱言也風諭數語二諱言也春官宣諭三諱言也搜索懐挾四諱言也逐二臺諫五諱言也去一詞臣六諱言也陛下諱言於其上羣臣緘口於其下間有冒死一言則上下相與仇視而深嫉之不以微罪行則以他事去之嗚呼忠臣烈士所以極言敢諫者非沽美名也非好為不靖也為人主心術慮也為朝廷大體惜也為生民大命計也而陛下一切厭薄之非特厭薄之且憎嫉之

矣非特憎嫉之且逐而去之矣此豈盛世之美事哉臣所謂有崇觀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乎方蔡京之為中太一宫使也既許之謝事又使之削官又使之居杭凡京所為一切罷之所用一切去之誰曰京不逺矣上意決不向用矣曾未三年而五日一朝赴堂治事矣又未幾而落致仕矣領三省矣懐憾肆毒之久矣苟可肆其一螫者未嘗不甘心焉積而至於禍敗尚忍言之哉今去相之奸與京相埒而忿戾不可

觧之之毒則又過之觀其厚結游士密伺朝廷多積金錢直通宫禁兼以空鄜鄜之積以實水衡少府之儲窮水陸之珎以供太官玉食之奉此其意非但如此而已也安知其不以北事只我了得之語刼陛下乎又安知其不詐為遼使問京何在之語以竦陛下乎此臣所謂有崇觀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乎祖宗戚屬不得預政非故疎之其所以憂思深遠至矣鄭居中同知樞筦勉徇後宫之請既罷免之又申命之

中外交疑道路指目陛下臨御以來未嘗不以至公為務而肺腑戚屬屢玷班行子姓怪民濫叨庖節列辟猥歸於嬖族驕淫不減於曲陽布列卿郎日求速化翺翔丞簿時冀超遷材幹者猶有可言乳臭者是誠無謂遠而節旄誤擬南陽之寵近而畿輔有同恩澤之侯雖比之鄭居中固亦有間然浸淫不已亦非所以示天下之公也豈天下之大果無一人可以供陛下之用耶臣所謂有崇觀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

乎童貫譚稹首禍燕雲楊戩何所踵貫而起其初起於毫芒其末流之禍至於塞天地亘古今陛下總攬權綱豈不能深燭此理然便嬛側媚有以中欲甘言巽入有以順情陛下雖未嘗縱之而憑依竊弄蓋有非陛下之所能盡知者故虛張科斂之數其力可以移漕臣而陛下不悟也憑依格殺之威其勢可以屈國法而陛下不疑也典領營造費用泥沙至不貲也而勘同錢緡率用新楮不肯循國計之常掌司寶玉愛護不謹罪當誅也

而轉移主聽嫁禍他人幾不遵國法之常臣所謂有崇觀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乎方臘才亂連陷數州諸峒結連聲勢張大江西虔吉以至建昌盜賊間作騷擾良民以至此極陛下寛以御下仁以結民薄海内外悉主悉臣豈恐自壊於照臨之下而比年或多梗化兩淮流民吾遺黎也區處無術侵廹饑向激而為寇如往歳之繹騷者有之矣湖衢建昌之民吾赤子也憑恃險阻雄長相角激而為盜如前日之陸梁

者有之矣閩嶺之鹽丁江湖之峒丁皆王民也為守者不知撫循與之爭刀錐之利奪衣食之源憤怨不平激而為亂如今春之猖獗者亦有之矣始焉之激常起於細微終焉之憂卒至於盛大遂使橫行數州之廣綿歷旬時之多大師克之猶未即功玆其為力豈不戛戛乎其難哉臣所謂有崇觀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乎宣和五年秋敵益兵雲中經營南寇其冬宗維寇河東宗傑入河北邉遽倏聞舉朝失色今北

邉新興哨騎押至自春徂夏勢欲飲江壽泗吾藩籬也地界南北敵所必攻驍將勢窮士馬物故則藩籬不可賴矣通泰吾根本也地據斥鹵敵所必攻人民之生聚亭竈之精儲公私之餘羨悉皆破壞則根本不可支矣福山吾屏蔽也去毗陵纔二十五里而鶩塵游騎直至於此聲勢幾揺於京邑烽火直至於甘泉則屏蔽又不可恃矣其如淮西諸郡閒被傷殘蜀西諸屯時肆蹂踐遠而至於廣西一路又有幹腹之憂恫疑虛喝其意直

不肯置我於度外也天氣尚熱變已如斯秋風纔高禍尤慘烈陛下出自聖斷分命樞臣進屯江面仗國威靈克勝而後朝食決矣然今歲之謀異於他日料敵制勝不宜輕易行兵用師不宜退却定功行賞不宜混淆一或反是則何以起人心興事功耶此臣所謂有崇觀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乎夫人物兵財色色不逮而亡國證候無一而不相似此臣所以痛哭流涕爲陛下言之也然而欲消證候則自吾君一心

始君心得其正則志氣清肅而天下之證候不生君心入於邪則晶光掩黯而天下之證候皆非先民有言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慾行萬事之得失係於一心之正不正如何耳夫天下以一人為主人君以一心為主君之方寸物慾多門撓之者衆攻之者繁至可畏也大學言治國平天下之用而其本在乎正心仲舒論正朝廷百官之本而其說則始於正心大哉心乎其理慾誠妄消長之源而天下萬事感應之機乎然嘗論之陛

下之心其初未始不正也自人心汨之而心始不得其正陛下之心其初未始不誠也自妄念撓之而心始不得其誠陛下之心其初未始不清也自陰柔濁之而心始不得其清陛下之心其初未始不明也自利欲昏之而心始不得其明不能以禮制欲而陛下之心始蕩不能以義制事而陛下之心始縱此心一萌於方寸之間而證候已見於天下國家之大此無他理與慾之界限不明誠與妄之源流不別而其應如是也然則澄其源

以為立政造事之本其有大於正心乎陛下清燕之頃
試省察焉凡親政以來聰明不及於前時事業日負於
初心者誰實為之必其聲色貨利有以蝕吾之天也便
僻側媚有以汩吾之天也蛕蛸蠖濩之中不能存道心
而去人心也虛明應物之地不能純天理而除人欲也
內降之多必私心之勝也燕游之數必淫心之蕩也土
木之崇必侈心之汰也君子之踈必敬心之衰也正論
之嫉必誠心之怠也奸邪之喜必禍心之包也貴戚宦

寺之積必愛心之纏繞也必畏心之芽蘖也盜賊外患之盛必常心之驟反也必懼心之少弛也是心之私起於方寸之端芒其極至於結為國家沈痼弗瘳之疾獨不可克而去之乎臣願陛下正其身之所主不以私慾間之實其心之所發不以妄念雜之養此心於虛明公溥之中一此心於喜怒哀樂之後叙慶歷元祐之所以得監崇觀宣靖之所以失側身修行察諸邇言凡事之背理傷道者悉更革之一動作而反欲為度一云為而

即誠去偽萬事皆善十證並消此孟子所謂有本者如是而大學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則人欲肆妄念作激而為崇觀變而為宣靖不惟不能躋慶歷元祐之治而國家之禍恐在丁未不在丙午也可不懼哉干犯雷霆不勝震慄

子才又上言曰臣待罪奉常食粟而已惟曉夕露香告天願得一雨以釋吾君吾相憂勤之心一二日來油雲屏屏微雷隱隱百姓翹首以望曰今夕必雨矣吾君吾

相庶幾其少寛矣曾未頃刻風吹隔之雲雨之勢又墮

虛無是雖無言盖亦有意臣因嘿坐静而思惟前時之

三失今日之十證皆足以致天怒也而怒之甚者又有

事焉常棣一詩其廢已久斲喪國脉養成敵釁當必由

此非可以細故忽之也陛下遠覽古今飽諳世故其於

禍福倚伏之機察之熟矣所宜運思肜綿動心寂寞復

兄弟本然之天性洗國家難解之嫌疑使幽明之際怨

恨俱消泬寥之中寃魄有主則綱常事定骨肉釁平上

天之怒豈有久而不釋之理哉臣干犯天威罪當萬死
惟陛下赦宥
子才又繳進輪對疏曰臣日者天久不雨嘗竭愚忠首
陳三失次條十證又於貼黃兩言天倫之當厚乞陛下
恪循故事下詔求言今政事之間雖未見陛下有所改
悔而祖宗故事則已施行仰見陛下聖德本自聰明前
旒未為蒙蔽而臣之言亦不為徒發也臣初謂政在中
書而專攻上身者罪也政不在中書而專攻上身者亦

罪也臣比進兩疏既已冒犯罪戾推究災異之所從出為陛下言之矣而陛下之諸臣豈得為無罪耶請極論其所以然臣嘗讀易至否而重有感於今日焉天地交則為泰不交則為否否者閉塞不通之名也故太元準之以唫以守唫曰陰不之作陽不之施萬物各唫守曰陰守戶陽守門物莫相干謂天地各居其所閉塞而不通也當是時也内陰不肯應外之陽下氣不肯應上之氣此臣之所謂否也以節令言之雪者五穀之精也去

臘不雪雷者號令之象也今春夏不雷五月梅節也地久不梅夏至雨節也天久不雨至於六七月之間是皆天地閉塞而陰陽之氣不和也非否乎夫否塞之證見於上下不交之時人孰不以為天地自閉塞也而不知天地之所以閉塞者則陛下之諸臣實為之諸臣謂何宰相臺諫是也凡其所為不能貫通於上下者皆否也而可已於言乎所貴乎宰相者以其能輔佐天子而進退百官也向也端平之初進賢去佞位置得宜天下翕然

稱之曰小元祐雖允會壞楮履畝傷民入洛失地輕銳
可譏而用人一節高掩千古真賢相也今再相淳祐四
海蒼生日夜復以端平之治望今日而免牘未下旱暵
頻仍景象逼迫上下煎熬雖日不暇給而一再進擬大
抵不能盡副天下之望今觀其布在班行非天子之勳
戚則大臣之鄉舊也非侯伯之子孫則臺諫之羽翼也
非邸第之狎客則京兆之親密也又觀其布在郡國非
天子之近親則大臣之婿姪也非執政之姻婭則諸邸

之子弟也非諫坡之舊館則臺臣之婦翁也苞苴之餽交接於閨閫深邃之間請託之私周旋於堂從鄉隣之密黄髪兒齒之老豈能制依憑機巧之人赤松從遊之餘胡亦有頗惜子孫之念人謂小相若在猶且善惡相兼豈謂大老来歸乃無一事公當遠視端平如岀兩人近比淳祐殆同一轍而況胡宗愈輩陰結厚確交相爲朋人所共嫉今乃拂逆公論引據要津清臣温伯左袒熙寧蹤跡顯著人所共嫉今乃故開倖門延入共政調

停之說一起呂范之責難逃況君子小人勢如冰炭決無兩立之理必有反覆之虞與其自保於一身孰若均憂於天下不此之務乃反誨之豈不重孤天下之望耶此宰相之否也所貴乎臺諫者以其能繩愆糾繆分别邪正於已然之後也祖宗時臺諫例不兼講席自中興後王賔為中丞建請復開經筵自是每除言路必兼講讀說書之職由此臺諫與天子習熟無復有敢言者矣向也為權臣之私人今則為天子之私人矣向也供劾檢於權奸今則受天子之宣諭矣

向也受劾草於權奸今則受天子之調停矣故上意所不予則施矰繳於既逐之諫臣上語所不樂則縱斧斤於廣東之倉節或倚上眷而執人物進退之權或探上心而掣朝廷行事之肘此逢君者也乃若宰旅直士棖觸鼎鼐則弋之惟懼其不早中書緊官拂逆貴近則擠之惟恐其或後樞臣剛愎睥睨台枋則傾臺以助之督視臨遣請存臺諫則舍茹以翼之此媢要途者也其他計使同列而已獨寂然陰報私仇而我若無與或以惡名而中傷善類或託公義而輕

黜時賢此行私意者也所可誚者擊婺相於京祠已罷之後擊殿帥於兵權已解之後姑以備數豈果觸邪此懷苟心也推原其意不過如鄧綰輩受笑罵攫好官而已最是宥府之臣才智輻湊其力足以拒權奸也中執法則擊之以倒公議之戈騎省之長天資柔佞其術足以援權奸也中執法則翼之以摩公議之壘則是開奸邪道路之基培國家禍亂之本者中執法也雖然此豈人力之所能為不知造物者栽埋此禍根養成此禍胎

將醖造何等事以壞天下國家耶此臺諫之否也宰相之說不過曰所以致旱者非一日之積也行乎國政如彼其新也受任以來未嘗畫一籌也是則然矣然舊學疇庸非他臣比雋壽在位非新進比中書再入非生局比觀碁既久非輕奕比舉而措之苟合公論則天聽雖高亦且感動矣今所為若此其何以回天怒乎為今之計當公此心以為進賢退佞之地固不可秉間而進所私之人尤不可因便而任所親之吏固不可顔情而用

讒諂之徒尤不可愛憎而嫉恬退之士也其他鎮定事機調齊鼎實平章棼錯皆當以一公字行之否轉而泰此其機乎其或力不逮心終以渝始則否之又否矣臺諫之說不過曰新宮不可諫也諫則嬰鱗忤旨矣大奸不可論也論則胚胎後菑矣寵倖不可言也言則追蹤章李矣是則然矣然大觀文致仕之命出於睿斷則權奸未始不可去也龍翔工役人以為不可止而天子暫止之戚里貪虐人以為不可去而天子終去矣則是天

乎未嘗不可諫特諸臣覩望顧惜不肯諫耳爲今之計當公一心以爲排擊奸邪之地固不可任喜怒之情而報宿怨尤不可因黨與之偏而快私心固不可以風聞之謾而害善良尤不可舉瑕纇之微而黜孤遠其他一德之疵一事之失一舉措之誤皆以公心言之否轉而泰此其機乎其或怙終不改耻過作非則否之又否矣夫宰相失其調燮之職而道揆之地結而爲一否卦臺諫失其風憲之職而法守之地結而爲一否卦是以上

下不交天地不通當雪不雪當雷不雷當梅不梅當雨不雨又激而為天地閒一大否卦也雖然又有所説臣所論宰相臺諫不過舉其事耳而未論其心也請為陛下言之瑣瑣閹孅挾天子之威窟於宮禁而為天下奸邪犇趨之主赫赫權奸挾宮闈秘奥之援窟於海濵而為天下諛佞嗾使之主陛下内牽閹孅之愛外怵權奸之賂佞人憸夫闚見罅隙遂謂陛下因閹孅之交通將權奸之復用也於是寵幸者内則交結於閹孅以濟其

私外則接引於權奸以締其好大侫者内則借譽於閹孍以固其寵外則陰主於權奸以効其報遂使忠臣飲氣志士吞聲嗚呼陛下為社稷宗廟之主為四海臣民之主而不自主張乃使若權奸若寵倖等輩反結閹孍之交以取必於陛下又倚陛下之埶以脅制於羣臣數日以來外論頗傳陛下以外權太重思欲起權奸而用之又見邇來所用樞臣皆權姦平日之所與遂相與讙言權奸復出矣審如是必交結諸臣之左右以誤陛下

此其意欲何為哉是擦王莽董卓之心以盜陛下之富貴也夫奸利之臣所主如此苟得一重臣如王旦力遏王欽若之不可當國如韓琦坐政事堂出頭子勾任守忠徑押就貶所使在我者有泰山喬嶽之勢則中外之人乃始知畏不敢為非今秉鈞者不惟不能遏絶乃反倚以為重不惟不能竄逐乃反推波助瀾則將焉用彼相哉又如李流言丁謂有才不可用如司馬光謂王廣淵奸邪不可近使在我有壁立萬仞之勢則巧佞之人

乃始斂戢不敢妄圖今謀國者不惟不能踈遠乃反與為婚姻不惟不能諫止乃反與通譜叙則將焉用彼相哉夫宰相統百官而一宮府也今内倚閹璫外比奸邪或相挽推或相鼓舞豈持禄保位之念勝而正大之體或虧患得患失之心多而卓特之見或少耶豈牽連諸臣之黨與自度不能勝其奸姑委靡頹墮以聽其所止耶抑畏憚權奸之氣餒自揣不能抗其鋒姑韜杜斂軸以待其自定乎不然何為徇暱己之私忘天下之公隨

波逐流事事鶻突系小子失丈夫以至此極耶此以張禹孔光之學誤陛下之國家也則將天地礫裂日月錯行星辰顛踣如漢之末造又豈止不交不通而已哉然則上有休否之君則下有休否之臣否之九五曰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夫否極之世泰道有將開之機否道有將傾之勢然猶未離於否也君子處此豈可苟安而玩視乎故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常有戒懼危亡之心則繫於苞桑堅固不拔矣陛

下當陰不消陽不虧之時雖有光明正大之位以為休否之資雖有陽剛中正之才以為休否之道然必深思遠慮常懷其亡之戒而後有苞桑不拔之固若非恐懼修省常憂否道之復來念慮幾微常思否證之復見則表裏諸臣不知警懼相與為非則否日益甚而神器移矣豈四海蒼生所以深望於休否之君也哉惟陛下留神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十一